

·开卷有思·

伟大时代催生的精品力作

——论柳岸长篇小说《天下良田》

◇任动

白居易曰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，伟大的时代也催生伟大的作品。柳岸的长篇小说《天下良田》，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催生的一部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力作。

《天下良田》的女主人公陈姝是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，柳岸对她寄予了深情。故事以中原省豫东市陈胡县为背景，从2010年展开，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粮田项目建设为线索，书写了中原地区农村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，记录了党的惠民政策落地生根的过程，探索了农业发展的模式和前景，展现了三代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之情。“陈胡是一个古老的地方，传说伏羲、神农在这儿建都，那时候叫宛丘，就是现在的平粮台遗址，后黄帝后裔陈丰氏一族在此定居，宛丘由此称陈。西周时武王封其女婿胡公满在陈地建国，这是陈胡地名的由来。”淮阳古称陈州，透过作品不难断定，陈胡县以周口淮阳为原型。“陈姝说，其实说陈胡可能知道的人少，说《包公下陈州》，大家都知道。这出戏来自元曲《包待制陈州糶米》。”陈姝的“陈”取自“陈州”，“姝”有“美女”之意，而柳岸曾创作系列长篇历史小说“春秋名姝”，以“陈姝”为女主人公命名，显然不是作者随意之举，而是深思熟虑有所寄寓的。

豫东市农办副主任胡秋初见陈姝，对她的评价是：“其貌不扬，其才平平。”陈姝“其貌”的确“不扬”：“高挑个，黄皮肤，头发短得不能再短了，再短一点就是男人的发型了；一张长方形脸，棱角突出，缺乏女性的柔润；双唇由于干绷也缩小了唇形，严重影响了美观。要说有啥特色，就是那双眼晴了，温润有光，眼白有些发蓝，正是所谓婴儿蓝，这蓝更衬出黑眼珠的黑，也许就是所谓的清澈吧。女人到这年纪，还有婴儿蓝，倒也难得。”但是，“其才”并不“平平”，那双清澈的眼睛，已经透露出其性格的耿直与为人的精明。

事实的确如此。陈姝履新陈胡县农开办主任时，正逢陈胡县即将被取消农开重点县资格的危机，可谓“奉

命于危难之间”。面对困境，陈姝没有怨言，更没有退缩，而是迎难而上、踔厉奋发，工作有热情、有思路、有方法。经过她扎实的部署与不懈的努力，陈胡县不仅保住了农开重点县资格，还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：推行“痕迹工作法”，把大面积中低产田改造成高标准农田，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，促成全省先进现场会在此召开，后又争取到国家级高标准粮田建设现场会在该县召开。一系列成就，彰显了基层干部的实干力量。

通过陈姝这一鲜活感人的艺术形象，柳岸为广大基层干部谱写了一曲动人赞歌。鲁迅在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中写道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。”他们是真正的“中国的脊梁”。《天下良田》中，除了陈姝，省办姜主任、田耕处长，豫东市农办副主任胡秋，陈胡县委书记高梁，陈胡县农开办副主任袁侨等，都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优秀干部形象。褐村村支书褐天瑞、夏营村村支书夏大雨，普通农民褐天缘、夏春秋，“职业农民”褐晓光等，则代表了扎根乡土的普通劳动者。他们都称得上“中国的脊梁”，他们身上寄托着“新山乡巨变”的美好希望。

梁鸿在《中国在梁庄》里曾发问：“从什么时候起，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，成了改革、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？从什么时候起，乡村成为底层、边缘、病症的代名词？又是从什么时候起，一想起那日渐荒凉、寂寞的乡村，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、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，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？”梁鸿写出了乡村的现状和农民的困境，引人深思。而进入新时代，乡村和农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柳岸在《天下良田》中满怀激情地书写：“农民并不等于底层，同样可以拥有更大的尊严。都说农民最苦、农业微利，那是因为农业投资周期长，市场信息反馈滞后，不可控因素太多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农业落后，落后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。而恰恰落后的农业才是社会的根基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。”正因如此，褐晓光等出身

农村的新一代大学生，决意要做新型“职业农民”，他们关注全球性农业技术的发展，把科技融进农业，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“彩虹行业”。这些都反映了柳岸对“三农”问题的关注，体现出作品的新气象和作者的使命担当。

《天下良田》堪称当下文坛新风尚下“新地域文学”的代表作。“新地域文学”寄寓了作家的地域乡愁和文化反思，试图从地方和区域出发，寻找迥异于被同质化、群体化的文学叙事和文学调性，让地方与区域发出独特的声音，输送个性化经验，进而形成全新的文学样态。例如：“去镇上必须经过的一条河，这里人叫它沙河，其实它应该叫沙颍河。”“河水不急不慢，淡定从容，从远古流到今天，从今天流向未来。它叫沙颍河，到了这段，已是颍河、沙河、贾鲁河三条河的合流。颍河发源于中原的嵩山，沙河发源于中原的鲁山，它们在豫东市西汇合，称沙颍河。贾鲁河发源于中原省的密县，在豫东市北面与沙颍河汇合。”这些叙述，让我们想到著名诗人申艳的诗歌《三条河流穿过我的城市》：“沙河，颍河，贾鲁河/穿过我的城市。”鲜明的地域景观塑造出独特的文学异质性，凸显出与同质化叙事截然不同的文学调性。

柳岸将大量豫东口语、俚语、谚语，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表达习惯，融入小说叙事和人物对话，如“鬼不■蛋”“打渣滓”“井巴凉水”“骂年”“腿杵晃夹棍，自己抬自己”，还有“飞机上挂暖壶——高水平（瓶）”“哑巴擒驴——闷逮”等歇后语，营造出浓厚的豫东风情，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个性化阅读体验，也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文学样态。同时，字里行间满溢着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之情，具有直击人心的审美力量。著名学者姚晓雷指出：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得最深刻的作品，必然是把艺术图景的地域属性呈现得最成功的作品。”柳岸凭借《天下良田》成功塑造出鲜明的地域艺术图景，使其具备了成为深刻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佳作的潜力。

·掩卷余温·

深陷泥潭 仰望星空

——读刘楚昕《泥潭》有感

◇于志文

这是一部让人深陷其中的作品。

初读《泥潭》，便觉其深刻。小说以辛亥革命为背景，通过旗人军官、革命党人、比利时神父三条线索并行推进，把大时代发生翻天覆地转折时，每个普通人的挣扎与无奈，都描绘得淋漓尽致。每个人都在泥潭中挣扎求生，每个人都在寻找救赎的可能。

这部小说的阅读体验同样独特。闪回、解离、复调等叙事技巧交错运用，“亡人+活人”的双重视角并行不悖，现实与梦境频繁切换。某些段落通篇无标点，文字如潮水般涌来，让读者真切体会到“陷入泥潭”的窒息感。读第一遍，云里雾里；第二遍，若有所悟；第三遍，方能在碎片化的叙述中捕捉到故事的脉络。如同品尝一碗浓稠的八宝粥，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滋味，每一遍阅读都有新的发现。在当代文学作品里，这种奇特的写作方式确属少见。

命运如同过山车，每一次到达巅峰或低谷都让人恍惚。旗人军官恒丰，出身显赫，其父官至荆州都统。武昌起义爆发后，父亲在革命军围城之际因内心挣扎而自尽，家道由此中落。他颠沛流离，一路寻找失散的妹妹，稀里糊涂加入了反对革命党的宗社党。武装暴

动失败，他最终被巡警当街射杀。革命党人关仲卿则是另一种命运轨迹。留日期间，他目睹同胞沉沦，深受激进思想影响，甚至为理念与旧友割席。回国后，他秘密联络革命力量，终于见证武昌起义的成功。然而，当理想照进现实，他却陷入了更深的泥潭，良知在崇高与肮脏的现实间反复撕扯。最终，他跳入护城河，被捞起时，“表情安详得如熟睡的婴儿”。比利时神父马修德作为历史的“第三人”，默默观察并记录着这一切，将两个殊途同归的灵魂串联在一起。

小说呈现的是乱世中每个人的生存困境。当时代发生剧烈转折，那些无法适应变革的灵魂，只能在泥潭中越陷越深。恒丰“只想永远安息”的疲惫、关仲卿“陷入困境与沉思”的迷惘、马修德“生死就是一场大梦”的感叹，不仅是三个人的命运写照，更是无数人的精神困境。那个动荡的时代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泥潭，而他们都为之付出了全部。

其实，每个人都可能陷入命运的泥潭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淤泥已漫至脖颈，即将淹没口鼻，越是挣扎，陷得越深，窒息感随之而来。而这淤泥，往往不是挫折本身，而是由挫折催生的负面情绪。挫折只能打击人的

信心，坏情绪却能杀死人的灵魂。当人被情绪桎梏，便如同坠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渊，很可能在绝望中给自己判下死刑。项羽兵败垓下，本可渡江重整旗鼓，却因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而自刎乌江，留下千古悲歌。打败他的，不是刘邦，而是他内心的泥潭。

那么，是束手就擒被淹没，还是奋力挣扎跳出泥潭？

苦难能让我们受挫，却不能轻易打垮我们。真正能让我们倒下的，是自己的本心。如果放任自己陷入情绪的泥潭，终将被淤泥吞噬。人这一生，难免会跌入低谷，真正难得的，是从低谷里站起来的勇气。很多时候，不是看到希望才选择坚持，而是咬着牙坚持下去，才能看到希望。我们要像愚公一样靠着心里的信念，与阻挡脚步的大山死磕。正如尼采所说：“那些杀不死我的，必使我更强大。”

“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，但回头想想，都是传奇。”这是作者女友的话，也是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的启示。我们在泥潭里的每一次挣扎、每一次不放弃，都将成为一生中最难忘的痕迹。当我们回首时就会明白，这些挣扎都是值得的。